

一个多小时，抬头看这67.31米高的、用了3000吨红松的纯木结构，走进塔内看第一层的木雕藻井，看已禁止上行的窄窄陈旧木梯通向神秘的塔层，围着塔身走一圈，再退后，身体仰观一层一层塔身上的牌匾，来不及数一究竟有多少，只觉得层层有字，字字雄浑，斑驳木色和历经时间洗礼的墨色苍苍莽莽。在2025年初夏午后的烈日下沉稳端庄，我走到据说能拍到木塔最佳位置的月洞门前，拍了一张照片，木塔在镜头里似乎不显得那么高耸了，月洞门包裹着塔尖，全部用木头插接起来的巍峨木塔此刻温柔妩媚。

当然，大概见应县木塔者第一眼感受不是温柔，而是震撼。这种震撼和看到高迪设计的那座始建于1882年如今还在局部建设、预计2026年才能竣工的圣家族大教堂的震撼不一样，主塔尖172米的圣家族大教堂虽然高于应县木塔，

搭一个斗拱积木，触摸千年木塔

龚静

仰首让人晕眩，内部装饰又繁华得令人眼花缭乱，难免眼耳鼻舌身意一震，可是震动过后也就是过了，不过是此生视觉经验之一种存档罢了，内心与这种繁华至繁琐的高耸并不共振。应县木塔就不同了，看到这座始建于辽清宁二年（1056年）的木塔，并无仰望晕眩之感。远望去，也似乎并不十分高耸，在初夏热辣的蓝天下内敛端庄。一眼高大宽博和谐均衡，红褐色和旧木色静穆大气；二眼精致绝伦感叹（全靠榫卯，相当于10栋6层楼所有皆以木头插接，斗拱还是多样化的，有54种款式，如双抄双下昂斗拱，若干手观音之托举）；三眼来不及看，虽然不能上塔，可是藻井斗拱飞檐窗棂牌匾，哪儿哪儿都好比化成一团意象，简直目不暇接，定睛又似乎分明得很，可终究若波涛，在看似站着的身体内汹涌。

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



张大千画 汤岱山书并刻 陆康题跋

代末刘敦桢主编的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中看到应县木塔，梁思成先生的著述倒在其后。梁、刘俩人共同主持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大规模的华夏大地古建筑调查。当很多年以后，细密严谨的纸上图片变成眼前实景，震撼有之，安静观看间汹涌澎湃的感动更时时涌现。这木塔让建筑大家梁思成先生都觉棘手，1933年9月梁思成和同仁实地测绘时写书信给夫人林徽因吐槽：“每测一层就像重新高考一次！”但梁先生还写道：“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，绝对的Overwhelming（势不可挡），好到令人叫绝，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！”“这塔真是独一无二伟大作品。不见此塔，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佩服极了！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、不知名的匠人。”诚哉斯言！所以，如果我说还有四眼，那简直是高看自己的眼力了。后来干脆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，安安静静地看着塔，让塔身塔周包括木塔区域所有的能量转进身心，听风中塔铃一声又一声，响起，推远，渐宁，接着又响起来，至远。风吹过老槐树，吹起我的头发，吹起一甲的门襟，吹起围巾，吹过身体，塔铃声也在风声里。

2016年此地附近发生4.4级地震时塔铃声更加响亮，但塔身却稳若泰

山，是那些檐柱斗拱彼此舞动借力，就轻轻地将巨大的能量卸了下来，真应了塔身上“永镇金城”之匾额所语。以前总觉得石头建筑比较容易持久，所以西方那些石头垒成的城堡相对存世较多，较木结构不易毁于灾难硝烟，可是矗立近千年的应县木塔破除了普遍认知，就算1948年被12发炮弹击中，却并未在塔中爆炸，恰若匾额所书“天下奇观”“万古奇观”。是有什么力量在护佑木塔？抑或是站立天地之间，木塔本身已然成了一种能量。是为全球现存最古最高的纯木结构塔，



与意大利比萨斜塔、法国埃菲尔铁塔共称为世界三大奇塔。看看始建时间吧：应县木塔1056年，比萨斜塔1173年，埃菲尔铁塔1887年。“可惜你未能与我享此眼福，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”，梁先生跟林徽因如是言。

林徽因生前除了见过木塔照片和梁先生测绘图外，是否亲见木塔？查资料：1933年9月4日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其一行乘火车离开北京去到大同考察，他们考察了善化寺、华严寺和城内钟楼等，9月9日夜林徽因离开大同回京，9月17日梁思成一行来到应县，测绘全称佛宫寺释迦塔的应县木塔。这么说来，1949年前林徽因并未亲见木塔，1949年后林徽因忙于清华大学建

朋友有约，新客站多了几条高铁线路，不妨出去几天。从市中心坐高铁出游，省下很多时间。

网约车去火车站，下车地点输入“新客站”，显示的却是“上海站”。我迟疑了刹那，哑然失笑，新客站正式名称是上海站，38年前已经知道。很佩服大数据后台，就这么自动无痕无缝切换。

网约车司机小哥健谈，听我是上海口音，把话题说到了上海站与新客站：“为什么你们上海人，尤其像您这个年纪的大叔大爷，都是把上海站叫作新客站？我来上海坐火车，到的就是上海站，从来不知道新客站的。”

司机小哥不知道，原来的上海站，上海人习惯叫北站或者北火车站，但是上海站的名分，别人是动不得的。

去火车站路不远，无法和司机小哥长篇讨论。我想到了一个比喻：以前常有这样的事，弄堂邻居迎娶，新娘子和和气气，叫人也亲和，邻居则以“新娘子”称之。叫着叫着，“新娘子”成了女人的名字，直至她孩子都有了，邻居还在说，新娘子的儿子真聪明啊。我对司机小哥说，上海站就是这么一个做了38年的“新娘子”。

上了火车，“新娘子”便是一路的话题。

上海人念旧情。北站固然历史长，有人文的厚重，但是这不是上海人忘不了北站的缘由。北站曾经是上海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始发站，虽然后来也有在北郊站送别，也有乘轮船去“上山下乡”的，但是北站是上海知青“上山下乡”形象大使。对于上海人来说，北站如同“赤膊兄弟”，连“上海站”三个字，也被固化在北站的记忆里不可分离。

上海有110万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，占据当时1100万上海总人口的十分之一。彼时，恰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青年高峰，马路上弄堂里，全都是小巴辣子。几乎所有的上海人家都轮到了上山下乡，要么是子女，要么是孙辈，甚至还不止一个两个。我就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随着110万大军去了农村。

那几年，一直在送别。等到我自己为人父之后，才知道，儿女少小背井离乡，对于父母来说，是承受着不可承受。

差不多十年之后，大部分知青离开农村，是乘火车从北站出站重回上海的。北站渐渐安静下来。

1987年，北站关闭了，在它西首两公里处，“新娘子”——新客站通车了。

这座大名“上海站”的火车站落成时，是全国第一座高架候车的车站，是后来所有新型火车站的模板。很奇怪，谁也没有带头叫它新客站的，但是谁都叫它新客站。当时主流媒体曾经花大力气纠正市民，这是上海火车站，不是新客站，但是纠正无效，上海人一直叫它新客站。

上海人从来没有要冷落新客站，但是新客站没有和110万知青“上山下乡”共情过，也就没有有了北站的殊遇，无法在上海人心里搬走上海站这个名分。

当然也有北站不曾遇到过、新客站一发车就迎来的大潮：农民工进城、旅游热极速升温，铁路交通更新换代。

以前的北站，听来听去是上海话，撞来撞去是上海人，站台上卖茶叶蛋豆腐干的小贩也是上海人——北站，是上海人的火车站。

新客站里，上海人只是一小部分，检票、吃面、角，说来说去一律是普通话，新客站就此成了全国人民的火车站。

高铁还在开，“论坛”方兴未艾。有一朋友抛出奇谈怪论：其实就叫“新客站”也不错，因为它代表了新的时代新的火车站。北站或者上海火车站的名称，可以采用国际体育界的做法，一个超级明星退役了，他的球衣号码也就此退役，象征性地将球衣高高挂起，表示对这位球星的敬意。

我想起了一家著名戏院名字“红杏出墙”的尴尬。多年前，朋友送我上海大舞台的票。我知道以前的“大舞台”，1909年落成，在九江路上，后改名为人民大舞台，曾经和天蟾逸夫舞台、共舞台、中国大戏院并称为“上海滩四大京剧舞台”。上海大舞台在哪里？看票子上的地址是万体馆。不知道现在这个名字是不是还在用。

去时是高铁，回程还是高铁。火车到上海，预约网约车，“上车地点”明白无误地显示：上海站。全中国，大概也就是上海火车站，有大名，还有别号。



想起去年买的一款卯榫积木一直放着，记得就是应县木塔的斗拱局部。少时给工作之余喜欢木工活的父亲打打下手，颇感兴趣于刨子卯榫之类，所以当时看到这款积木先下单再说。抽出书架上的盒子，呀，“应县木塔副阶柱头斗拱积木”标签豁然，好巧不巧，虽然不过一个小小的局部，正好以心手相印的

一缘不尽

卢润祥

今年是丰子恺先生逝世50周年祭。似水年华、人生易老而往事非烟：这是差不多五十多年前的一个细雨骤停的午后时分，我意外地在一个公交车站见到了正在候车的丰子恺先生。他穿一身白布的短衫，面容清癯，儒雅而一片祥和！当时，我并没有走近招呼他，但他的洒脱、从容、淡定、宁静、谦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我没有想到，一个偶遇之缘，日后便会会长相忆且缘分不尽矣。特别是在大师远行后，有机会参拜先生的旧居，我亲眼看到“日月楼”小屋中先生的卧室，那个小小书桌边的一张睡床，竟是嵌在墙上的一块木板，先生的艰苦朴素的“苦行僧”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！另一个天赐的缘分是不断有机会读到先生的作品、滋养心灵，给了我扩大眼界，认识世风民俗、处世为人的启示。我曾在一个咖啡店，陆续读完店里的一本64开大的《丰子恺漫画全集》，还不断有缘收藏到有关丰先生的不少著作，特别是最近收到赵柱家先生签赠的《子恺遗墨》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3月版），更令我惊喜。这是作者好不容易从台湾朋友处发掘到的丰子恺先生的佚作，又经丰一吟女士鉴定后正式出版的一本珍贵的图书，细读本书，欣赏大师佚作，可以看到他笔下朴拙的芸芸众生，皆甚可亲；而那树屋、山川、故乡的生机，令人产生几分爱恋；那旧时月色下不畏穷愁、本分守拙、勤勉劳苦、乐天知命的贫民生活，像是走出图画，扑面而来……原来，平淡和普通才是生命的本真。我深感先生的画既是普通的，但又是深情的。

犹记得在群业中学读书的时光，年少的我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憧憬。彼时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，校园也被奴化教育的阴霾所笼罩。就在这时，黄振汉老师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我混沌的世界。他言辞恳切，告诉我在这被侵略者操控的学校里，所学皆是毒害灵魂的东西，唯有投身于追求光明与正义的道路，才是真正的出路。从那时起，共产主义的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种下，生根发芽。

黄振汉老师不仅是思想上的引路人，更是行动上的践行者。他带领着小分队，毅然决然地向虹桥机场发起袭击，那是一场众人明知艰难却毫不退缩的战斗。虽因侦察不足、力量悬殊而未能成功，但他们的英勇无畏，让敌人心有余悸。

我还珍藏了朋友所赠丰子恺先生画作的一套火花（共一百张），陆续读到《缘缘堂随笔》《护生画集》《丰子恺谈艺文选》《丰子恺日记影印》等等。语云：缘分是金。信乎！正是：最是迷人旧梦，子恺遗墨暖心胸。

烟火人间处处情，萍水相逢缘不尽。

我出生于1925年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那些被战火洗礼的日子，如同一幅幅泛黄却依旧炽热的画卷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

犹记得在群业中学读书的时光，年少的我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憧憬。彼时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，校园也被奴化教育的阴霾所笼罩。就在这时，黄振汉老师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我混沌的世界。他言辞恳切，告诉我在这被侵略者操控的学校里，所学皆是毒害灵魂的东西，唯有投身于追求光明与正义的道路，才是真正的出路。从那时起，共产主义的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种下，生根发芽。

黄振汉老师不仅是思想上的引路人，更是行动上的践行者。他带领着小分队，毅然决然地向虹桥机场发起袭击，那是一场众人明知艰难却毫不退缩的战斗。虽因侦察不足、力量悬殊而未能成功，但他们的英勇无畏，让敌人心有余悸。

而我，有幸在他的信任下，承担起送信、送情报的重任。每一次怀揣着机密，在街巷中穿梭，风声在耳边呼啸，都像是革命的战鼓在敲响，我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13岁的我，满心都是对革命队伍的向往。当支队要调走时，我急切地想要跟随，渴望奔赴更广阔的战场。然而，黄振汉老师却让我留下等待，他说后续还有同志要来。

我站在路口，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满心不舍与迷茫。此后，漫长的等待如同无边的黑夜，却未曾磨灭我心中的信念。

1941年，洪锋同志的到来，让沉寂的生活再次泛起波澜。他在我家建立嘉太宝公会，我继续从事交通联络工作。在地方的协助下，石村小学应运而生，我的二哥毛平东和洪锋同志以教师身份为掩护，开展革命活动。学校条件艰苦，却充

满希望。后来迁至唐之庙，改名为唐之庙小学，伪保长龚培明，也就是我妹夫的哥哥，在学校的建设中出了不少力。这所小学，成了我们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，党员们在这里相聚，共商革命大计。

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

周家村的周炳玉，与国民党、共产党都有往来，和土匪武装邓敬烈梯队关系密切。我们试图通过周炳玉说服邓敬烈投共，以壮大革命力量，可最终未能成功。还有一支由谭继诚领导的游击队，与吕炳奎的队伍相互支持，我们也想发展武装，对抗邓敬烈梯队的恶行。然而，副大队长刘光明的无恶不作，引起公愤，最终被日本人处决。

在洪锋同志的领导下，我与青浦支队部的顾福生单线联系，传递情报。部队急需药物，大哥毛楚珩和二哥毛平东千方百计买来，由我伪装成走亲眷送出。有一次，途中遭遇日伪军扫荡，我逃到伪保长家，躲在散发着霉味的烂稻草堆里，从清晨熬到半夜。之后被送到后方医院，又转至支队部，顾福生的表扬，让我满自豪，也更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。

后来，王同衍同志得到消息，有一批枪支藏在番麦地里，我赶忙通知毛平东和洪锋同志，顺利将枪支取回，组建了新四军小分队。但消息走漏，敌人准备围剿我们，周炳玉及时告知我，部队得以安全撤退到昆山巴城。在那里，我在娘舅张伟春的资助下，于酱色麦芽糖厂建立交通站。日本投降后，我又回到南翔，在复泰酱园当学徒，建立南翔交通站，并发展了李吉恩等同志入党。

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危险如影随形。国民党特务怀疑我是共产党，通过表弟打听我的情况。表弟虽有所察觉，却为我打掩护，让我躲过一劫。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，成了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后来，王同衍同志得到消息，有一批枪支藏在番麦地里，我赶忙通知毛平东和洪锋同志，顺利将枪支取回，组建了新四军小分队。但消息走漏，敌人准备围剿我们，周炳玉及时告知我，部队得以安全撤退到昆山巴城。在那里，我在娘舅张伟春的资助下，于酱色麦芽糖厂建立交通站。日本投降后，我又回到南翔，在复泰酱园当学徒，建立南翔交通站，并发展了李吉恩等同志入党。

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危险如影随形。国民党特务怀疑我是共产党，通过表弟打听我的情况。表弟虽有所察觉，却为我打掩护，让我躲过一劫。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，成了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

隐秘而伟大的征程

毛树兴

共产党员，如张维忠、冷涛等人，纷纷在我家落脚。家中虽无余财，我们仍倾尽全力，以麦饭果腹，却将白米饭留给他们。他们白天外出奔波，为革命寻找出路，夜晚归来，疲惫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愈发坚定。毛平东同志还介绍冷涛同志去外冈小学任教，冷涛成家后有了女儿王阿妹，平凡生活的片段，也为艰苦的革命岁月添了一抹温情。

十日谈

亲历抗战 责编：刘芳

指尖抚过那些流转的数字，想起老时捧着新米时眼里的光。